



## 书坊周刊·书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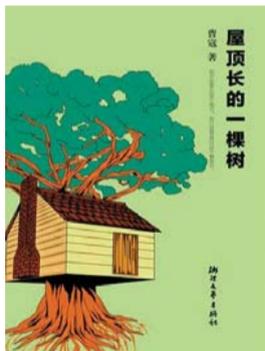
# 曹寇：我比较低调比较冷淡比较酷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作家韩东称，“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，这是一段如此富饶又艰苦卓绝的时光”。曹寇是一位老师，也是作家。有人说曹寇的作品先锋、奇特、粗鄙、优雅、无聊、荒诞、冷静。也有人认为，曹寇的小说有两种极端的情感体验：热泪盈眶和不寒而栗。曹寇认为，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“穷途末路”中绝处逢生，避开主流文学创作的热闹，找到小说新的表达内容和表述方式。



▲ 曹寇近照



《屋顶长的一棵树》  
曹寇 著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2012年2月出版

### 作家简介

曹寇，男，1977年出生于，南京人，先锋小说家，被誉为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。著有小说集《揀》、《喜欢死了》、《越来越》、《屋顶长的一棵树》，长篇小说《萨达姆时期的生活》，文史作品《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》。

## 1 “中心思想”很土很反动

齐鲁晚报：有人称您的小说写“不是素材的素材”，小说主人公也多是没设置的大主题下的普通人，《屋顶长的一棵树》也一样。为何热衷于写聊天、洗澡等普通人的事儿？

曹寇：写作的核心问题我觉得就是创造，所以我们又写作为创作。古往今来文学著作浩如烟海，内容也好，方式也罢，几乎穷尽。当然，穷尽是一种说法，事实上它是不可能被穷尽。穷尽的前提是新的表达内容和方式没有被找到。

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他的首要义务应该就是在“穷途末路”中绝处逢生。大部分文学中的批判或歌颂本身均没有任何问题，那是被反复使用且屡试不爽的方式，有许多经典作品，有许多从业人员。因此，在这个区域，作家密度是很大的，可谓拥挤不堪。我不想凑热闹，仅此而已。我只想写我感兴趣的东西。

齐鲁晚报：有读者称，《屋顶长的一棵树》读了多遍也没弄清楚每个故事的中心思想，所以觉得您的小说是好小说。

曹寇：中心思想确实很土很反动，不过，它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就是说，所有作品都应该有中心思想，一个或多个，可归纳或不可言及。如果以前作品都能归纳一个靠谱的中心思想的话，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有无法归纳出一个中心思想的作品呢？它并非异端，或许只能说明，这个世界在中心思想方面是多元的，不是专横的。

## 2 最多的努力是绕开各种“范本”

齐鲁晚报：有没有其他作家对您写作风格的确立有深刻影响的？对于您的写作来说，您有没有“吃百家饭”而吸其精华？

曹寇：韩东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但我要说清楚一点，他对我影响是，他的许多认识、判断、观念、审美和态度在我这儿都是及物的。不像别的作家那样在精神层面上很难影响到我。不过，韩东的写作方式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他的作品不是我的“范本”。

我写了十年小说，付出最多的努力就是绕开各种各样的范本，包括外国作家或“百家饭”。当然，作为饭，它们确实养活了我，但我没法说清这些营养是什么。就好比平常吃饭，你完全不知道这些食物下肚后究竟有什么营养，没必要去琢磨。

齐鲁晚报：您如何看待作家的“借鉴”这个问题？从吃下五谷杂粮到发酵出自己的一部小说，这个过程是怎样的？您的写作依赖于阅读吗？

曹寇：借鉴自然没问题，不过借鉴需要有道德，否则很容易变成抄袭。在文学写作上，借鉴和抄袭的界限有时相当模糊。我有阅读习惯，但不是为写小说而阅读。我看我想看的书。相比较之下，我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，更多阅读集中在社会学和史学著作上。

阅读和写作基本无关，只有那些适合写作的人他才能从阅读中汲取有益于写作的营养。另外，我觉得依赖阅读和借鉴才能写作的作家，不是好作家。

齐鲁晚报：不少读者非常欣赏您的叙述方式，在写作的时候，动笔之前您考虑的重心是在叙述手法上，还是在故事上？

曹寇：你说的其实是“怎么写”和“写什么”的问题。叙事手法当然很重要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太阳底下无新事，我们很难向读者提供“新鲜的故事”。所以，怎么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技艺，注重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艺术自觉。

故事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，小说不是故事，小说里可能有故事，也可能没有。我对“叙事”的理解是，叙述事情，就是说事儿，而非讲故事。当然，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故事，但那应该是自然形成的，并非为了故事而故事。我觉得两点都很重要，唯有双管齐下，才能组织成一篇理想的小说。

## 3 我只能强调自己对“土鳖”深恶痛绝

齐鲁晚报：提到您就绕不开南京作家群。有人说南京作家作品的先锋性，“痞子精神”您正在传承，您赞同这种说法吗？作家的地域性特征有依据吗？

曹寇：南京出作家，跟这个城市的气质或许有点关系，比如街景和人流需要在场者记录和表述。我没有研究过，说不清。至于先锋和痞子精神，也都是他人冠名，我只能强调自己对“土鳖”深恶痛绝。我不知道谁说我是南京作家的新的传承，我所知道的是，南京还有许多写作者，有些写得非常好。我可能比他们运气好，最近两年有了点虚名。

齐鲁晚报：您说“写作更多时候是人这种动物对自身的虐待”。您也写评论文章，涉及面非常广，是否觉得写评论比写小说酣畅淋漓多了？

曹寇：没有人是天生写作的，人天生都是好逸恶劳的。我说的虐待是基于好逸恶劳而言，写作不仅消耗你的时间，也消耗情绪和情感，侵蚀你的心智，经常让你痛苦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作家写作就是苦中作乐，而且这个“乐”基本也不太真像快乐。

除了小说，我确实一直在写专栏和约稿，它挣稿费快点、多点。其次，我们是社会生活中的人，每天都发生那么多事，有人出钱叫你谈谈这些破事儿，干吗不谈谈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。

## 4 我比较低调比较冷淡比较酷

齐鲁晚报：您的访谈很少谈自己的作品，也很少谈自己的生活，而且在访谈中您的惯性思维是否定或者批判，包括您的作品也挺冷的，为何要这么理性，克制感情？

曹寇：作品只能让别人去谈啊，我自己谈是违背伦理的。如果将来杂志或出版社在发表出版我的作品时告诉我需要提供一份“导读文字”的话，我大概会谈。个人生活关键是别人也没怎么问啊，我自己没法谈。你提到的应该是性格问题，可能是这样，我说我比较低调比较冷淡比较酷，不会招人骂吧？

齐鲁晚报：有人说您擅长写“边缘人”，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？

曹寇：我澄清一个在我看来错误的认识，那就是关于我小说中“边缘人”的问题。首先，对于任何人来说，他都生活在自身生活的中心地带，不存在边缘的界定。其次，我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稀有动物，而和众多蚂蚁一样仅仅是一些普通人，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，我倒认为他们才是生活的主流，只是沉默的主流罢了。

### 新书秀场

经典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傅佩荣 著  
《论语之美》

傅佩荣教授凝聚三十年研究心得，甄别上百家注解，以全新形式解读《论语》原典原意。本书依二十篇次序，围绕精要命题逐一细解，指引读者轻松领悟《论语》精髓，找到立身处世的人生正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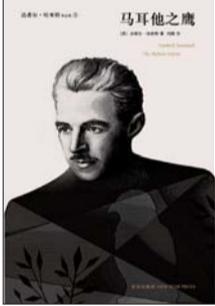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白先勇 编著  
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、下》

本书为白崇禧之子、著名作家白先勇为父亲编著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。共分两卷，上卷《父亲与民国》(1893—1949)，下卷《台湾岁月》(1949—1966)。书中精选珍贵照片五百余幅，记录诸多历史关键时刻。其中，白崇禧作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、最后完成北伐大业的一组影像，更是弥足珍贵。

推理



新星出版社  
[美]达希尔·哈米特 著  
《马耳他之鹰》

一位美丽的女子上门委托萨姆跟踪和自己妹妹私奔的男人，然而萨姆派去的搭档当晚就死于阴暗的小巷，被跟踪的人也在几小时后死亡。萨姆随即发现事情与委托人的讲述大相径庭。重重谎言包裹下，事件的核心竟然是一只中世纪的皇家贡物——“马耳他之鹰”。

语言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许晖 著  
《这个词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》

“笨蛋”，原来并不笨；“上当”，原来是上当铺典当……《这个词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》是一部有关词语身世的故事书，生动有趣地讲述了词语的变迁，连带着告诉我们很多典故和常识，刷新我们对平常熟视无睹的词语的理解。

教育



中国画报出版社  
尹水京 著  
《优秀父母都是故事大王》

作者提出“故事教育法”这种独特的教育思想，采用一个毛病对应一个故事的方式，将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。家长一边讲故事一边启发，让孩子在听故事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，让他们自觉地发掘身上的潜力，更深刻地领会怎样理解问题和处理问题。